◇舒兴庆专栏·教育种田记

教学是一次生命之旅

初夏的黄昏，日头落得晚，空气热烘烘的，时有飞鸟掠过校园，清清脆脆地叫一声。现在有晚自习了，不少学生懒得来回跑，又看天气好，便在学校花园的石凳子上吃饭，边吃边聊，笑声盈盈，晚霞流淌过她们，鸟鸣在流光中溅起水纹。附近的樱花、月季……虽然已经开过，但也似乎遗留了些微的香气。

想起网上有一个段子：为什么要读书？当你看到夕阳余晖，脑海浮现的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不是“真好看，真他妈太好看！”编这个段子的人，显然没有真正体会过文字的力量——没有一句古诗，可以代替我们作为亲历者的体验。比如此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就无从表达我作为一个教师在这个黄昏的欣喜。

既要学习经典的作品，又要寻找自己的表达，这正是语文的精妙之处。最好的文字首先要能表达真实的自我，所谓“修辞立其诚”，无论是教还是学，都不仅仅关乎文字，而是与真实的生命相连接。

不止于语文，所有的学科都是如此。帕克·帕尔曼在《教学的勇气》中说：真正好的教学来自自身认同和完整。所谓“自身认同和完整”，指的是教师在和学生打交道时，不是仅仅在用知识、技巧，而是整个的生命。无论你教的是什么学科，学生都能通过课堂感受到老师是否热爱这门学科，是乐于和学生交流，还是习惯于旁观，此外，他又是如何对待和自身不同的人和观点的。这些本属于隐秘的人格，但在教学中都会不自觉地向学生呈现。

这种呈现来自教师生命深处，因此会潜移默化但又不容置疑地影响着学生，即便是在学生离开学校之后很多年都是如此。很多学生回忆校园时光，不会记得老师讲了哪些知识，而是会津津乐道于某某老师在讲自己喜欢的章节时的眉飞色舞；某个语文老师把自己钟爱的文学作品带到班上来，读给学生听，边读边感叹“好啊，好啊！”；某个数学老师上到得意处，开玩笑地说，中国要有数学家，那不就是我了吗；有的班主任上班会课总是引用《老子》……这些教学趣事，老师们在闲暇也会谈论，但过了一段时间就淡忘了，但学生却在多年之后仍然记得，甚至要比当时还要清晰：他们感受到了老师的学科热情。

遇到这样的老师，学生会拥有双重幸运：他们既可以从老师充满热情的教学中获得知识，也会因为教师的热情而对某个学科、某部作品产生比考试更持久的兴趣。那位开玩笑说自己是中国“唯一一位数学家”的老师，很多学生一直保持对数学的热爱；那位用《老子》上班会课的老师，他的学生毕业后还写了一篇长长的信给校长，写自己怎样从不理解老师讲佶屈聱牙的《老子》，到从中获得人生的智慧。他听说校长到他所在大学参加活动，专门送去了那封信。

教学只有源自真实的生命，才能真正影响学生。人民教育家于漪曾多次提到自己中学国文老师赵继武先生，“老师教茕茕孑立的‘茕’字，他说注意，这个字读qiónɡ，下面不是一撇，是一竖，笔直。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字‘茕’，说记得再穷脊梁骨要硬。他教的是字形字音，给我们撒播的是做人道理。”字形字音是知识，而做人道理则源自教师的生命体验。在那个课堂上，一个不屈的生命就这样激发了另一个生命的不屈。我想，这就是于漪先生说的“让文字‘立’起来”的含义。

所以，要让教学成为一次生命之旅，我们不仅要关注学生的生命，更要努力认识自己的生命。一个教师只有找到自己的心灵依归，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好老师。我们都熟悉一个著名的隐喻：苏格拉底从德尔菲神庙拿到了“认识你自己”的神谕，但我们却常常忘记苏格拉底不仅是哲学家，同时也是一名街头教师。他毕生都在为希腊的青年人廓清迷雾，引导他们认识自己和世界。“认识你自己”，不仅是哲学的要义，同样也是教育的精髓。

今天的每一个教师，都是一个现代社会的“苏格拉底”，要在教学中不断追问自己：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为什么这样与学生相处，我热爱我所教授的学科吗？这门学科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我能教给学生什么……所有的问题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生命在教学中的呈现。就好像文章的开头所描绘的黄昏，只是一个普通教师在每天的校园中所看到的日常黄昏，但却因为流动着生命气息而弥足珍贵，真实动人。

舒兴庆，中学教师，诗人，在《中国德育》《诗江南》《安庆日报》等发表论文、诗文近百篇，部分收入全国语文教育、诗歌、随笔年度选本。曾获安徽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中华书局伯鸿书香奖。

◇人间小景

赠　予

张国斌

五月，山上的映山红还开得灿烂，山下的早都谢了。乡下的院子里养着两棵映山红，今天得空回老家，便摘起果子来。

花好看，果子摘起来却不容易。映山红枝子脆，从嫩绿的叶片中间揪住一颗，另一只手要把住细细的枝干，以防折断。花团锦簇，有多少花就有多少果，花有多密果就有多密。一颗一颗揪，不一会便出了一头细密的汗。母亲叫了两次，让我戴上麦草帽，见我只是哼哼哈哈，她便找来箍到我头上。母亲说：“长得好好的，又扯么事?!”仿佛这样，对植物们的生长是一种打扰。她这样的想法，是来自她多年养育植物的经验，还是来自抚养我们兄弟的经验，不得而知。山上的映山红大概是没人为它们摘除果实的，靠着风种雨播、风养雨育，它们还不是在崖垴上、岩缝中长得壮实，开得自由烂漫？矫情一点说，你刚赏完花，就强行让它们母子分离，不让它们果熟蒂落，确乎有些残忍——当然，这是美的代价。

胡思乱想中，两棵映山红的果子摘完了，每一棵脚边的地上都躺着一圈细小的毛茸茸的“离子”——离开母体的果子。

其实，今天回家也是有意安排，因为51年前的今天，一个农村女人把我带到了这世界，她于是成了母亲，恰好今天又是母亲节。这个女人不识字，她甚至从未走出过她的县，我外婆甚至把她的生日忘了，虽然她几十年每天从早到晚转，从田埂转到山地，转到菜园，转到厨房，但终究没干出什么大不了的事——最大的，大概就是与一个农村男人合伙，养大了两个儿子，让他们能自食其力。所以，她当然不晓得，还有个节日叫母亲节，所以，当我推开院门，她便说：“今朝你生日耶。”

她生活简单，穿的、用的还是自己挣自己买，对儿子们从无要求。唯一的喜好是吃梨子——她容易上火，稍不注意就牙疼，梨子能缓解燥热。于是就给她带一袋梨子。其实，梨子谐音“离子”，送梨子不合时宜，何况是母亲节，何况是过生日的儿子送给母亲的。但也只能这样，送其他的会招她骂。送与不送梨子，从儿子生下来的那一刻开始，母亲与孩子们就踏上了“离子”之途，这种疏离，既是空间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就像植物们的花开花落、花落结籽、籽熟蒂落，过程不可逆。社会在加速，这种疏离也正被提速——就像映山红被摘除果子。试问，熙熙攘攘的人群，谁不是“离子”?!

世界动荡，“离子”们都在满腹心事地奔忙，想到这些，吃着母亲做的鸡蛋面，我真是幸福得羞愧。

院子里的石榴开花了，热情奔放。我感谢母亲在五月把我放到这世上，五月有劳动节、青年节、母亲节，不论如何，我要在五月以劳动赠予劳动、以热情赠予热情，我赠予母亲一袋梨子，母亲赠予我一碗鸡蛋面。

秀美山河　李昊天　摄

◇山川故园

宜城居民饮水的故事

方崇贵

安庆城脚踩扬子江，头倚大龙山，西高东低，起伏跌宕。正因如此，地势相对较低的地段，易凿井取水，其水的水源比较充沛，水质也很优良。

说到井，安庆城区内大井小井约有282口。安庆自1217年建城，至1949年共有732年的历史，水井就是历史的见证。与井为伴，居民多多少少同井有直接或间接联系，井与人的关系十分亲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我原住大二郎巷，一条巷内约有十口井。在双井街、宣家花园、锡麟街（黄家狮街）附近的铁佛庵巷一带，老井成群，就像散落的明珠。有名可查的就有铁佛庵的大、小井，其中的大口径砖井，水质清纯，一般可直接饮用。另外，还有一些居民不吃井水的，就雇用挑水夫，每月三块钱，这在城内还是一道风景线。

铁佛庵由明末状元刘若宰所建，位于锡麟街（黄家狮街）与永安街（天恩堂街）之间的小巷内。刘若宰辞官返乡后，在状元府附近修建了该庵，庵的位置距离长江较远，因此，相比较而言，井易于开凿，省工省力，可以说是流动的取水源。安庆老城内，在没有使用自来水之前，老井如林，遍布城区。再说城区取水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长江、二是塘、三是井。保留完好的单眼古井，至今居民还在使用，这是外井。庵内井，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需办工厂，东市区人民公社在庵内新办了石粉厂，因生产需求扩大了厂房，其内井做了贡献被填实。现在的外井，井圈为青石石材，圈内壁有二十余道深深的绳沟，用水区域比较完整，井台上有逆水、水沟、维护墙，墙为工艺青白双色石质栏杆，其维护墙边依靠着6个大石碾，这是石粉厂的产物。

时代在不断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在不断进步与提高。20世纪初，自来水公司开始进入安庆，风光七百余年的老城古井，在人们视野中渐渐淡忘消失……

◇风雅颂

怀宁看海（三章）

司　舜

蓝莓：蓝色的海

白云的马匹停在蔚蓝的天空，俯瞰大地无边的蔚蓝。

这里是怀宁，这里有一片蓝莓构成的海。

树叶沙沙作响，一种新的波涛涌现。

一颗蓝莓，一朵蓝色的浪花。取之于蓝，用之于蓝，这就抵过所有的山盟海誓。

如夜空中璀璨的繁星，又似大海深处的珍宝，有蓝莓的山坡是绝笔又是妙笔。

所谓沃土，都是一缕阳光与一丝微风异口同声的赞美。你喊来一缕风，就会有十万阵风齐聚。

能养活荒野的，都是对土地付出热爱的，都是有情有义的，就连沉默都会开花。

蓝莓的蓝，那是独特而深邃的色彩，不像天空的湛蓝那般清澈，不像大海的深蓝那般深沉，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神秘之蓝。

在怀宁，我带走了一滴蓝，那半遮半掩的蓝惹人喜爱。我爱上蓝，就等于爱上缤纷的五彩。

查湾：诗歌的海

海子掀起的波浪，最先是在查湾。

给每亩麦地都赋予大海的性情；给每个朦胧的夜色都化作大海的神秘；给每条河都取一个大海一样的名字；给每一位母亲都拥有大海的胸怀。

海子尚未未完成自我，他要“用幸福也用痛苦，重建家乡的屋顶”。

海子已经完成了自我，一浪高过一浪，没有辜负自己的澎湃与汹涌。

海子掀起的波浪，终结于山海关。他要亲自抚摸上帝身上的荆棘，他要把纯洁的水煮至沸腾。他殉诗而去，走到了人类的尽头，他用死亡重新活着。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如今在查湾，十个海子在复活，千万个海子在复活，海潮般的人群海浪般诵读。每年春天，因为海的儿子，让查湾成为一片诗歌之海。

在花开花谢的世道，一棵参天大树，身强体健也会有叶子掉落；一阵理想远大的风，也要在路途上逐渐消失。

只有大海不枯，海子不死。他与他的春天和大海都将永生。

石牌：戏曲的海

长江之畔，皖河之畔，有一座戏剧的海洋。

古镇石牌，京黄故里。徽剧在这里栽种成树，黄梅戏在这里培育成花，每一个角落都荡漾着戏曲的涟漪。

越过芳香的田野。这美妙的歌声，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季节，你多听一会儿，你就觉得有什么，即将在下一刻出现。最好是让一半身子贴着阳光，一半身子顺着风。

这时脚下的那条路，仿佛一条轻柔的丝带，让所有的云彩都铺排过来。

这时，就有一对情侣快要相爱。他们的好日子开始有了节奏，有了旋律与旋律的美妙融合。

入世即入戏，而在土地之上，所有的生长美得就像恋爱，包括籽粒，包括笑声。包括劳动的身姿更是越来越生动。除了虫鸣、鸟啼，剩下的部分，都在呼应戏曲深处的委婉，尽是丰富和厚实。

这一片大海，拥有用不完的月光和旋涡。以前遥不可及的某个远景，比如天空，比如地平线，仿佛已近在咫尺，甚至可以触摸。

无石不成班，有井皆咏柳，汗水一拧就是湿漉漉的唱词，一字一句皆是千般情致，万缕柔情。

海纳百川兼收并蓄，那是永远的戏曲湿地。

◇小说世情

浪　花

张殿权

文山是一个非著名作家。

从事小说写作二十多年，文山虽然发表了不少作品，在省内小说圈也有一些知名度，但始终没能真正在全国叫响。看着一波又一波年轻作者不断涌现出来，甚至被过度吹捧，而其实他们的很多作品写得并不怎么样，文山仿佛被巨浪狠狠地拍在沙滩上，灰心沮丧，打算再也不写了。

可是，这时他却接到了一个“改天逆命”的电话。这个电话是国内著名的上海天空之眼影视公司一个部门负责人孔岩打来的。他们从一个全国性的文学作品著作权保护与开发平台看到了文山的长篇小说《落日滚烫》，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家庭五十年的曲折、感人故事，他们有兴趣改编成电视剧，不知多少钱可以出售改编权。

文山大喜过望，立即说多少都行。但刚说完，又万分后悔自己太过冒失。

“文老师，您出个价吧。”孔岩说。

文山思来想去，嘴里呜呜噜噜，一时拿不定主意。他听说过不少知名作家的长篇小说出售影视改编权都是百万以上，他也晓得自己比不了那些大作家，开口要百万元以上属于自不量力，但要少了，自己又不甘心。

孔岩见他犹豫，便说：“要不，我们先加个微信，您想好后再给我们回话也行。”

文山一想，这样更好，随后两人加了微信。

文山立即将这个好消息打电话告诉了妻子，妻子也是十分惊喜。晚上下班回到家，两人患得患失地商量到深夜也没有个结果。

又想了两天，最终夫妻俩决定要一百万，最低也得五十万。

于是，文山给孔岩打电话报了这个价格。

孔岩十分礼貌地说：“文老师，其实呢，我们这次同时看上了五六个类似小说，各有特点，我们跟各位老师都在联系沟通，但最终只选一部作品购买版权。因此，价格呢，我们希望比较合理。”

玩套路！文山知道对方是借此压价，心里很不舒服，说最低五十万。

孔岩没有立即答复行或不行，也没有讨价还价，说他向领导汇报后再联系。

可是，此后一连十天，孔岩都没再跟文山联系，文山和妻子心里越来越发毛。

“万一他说的是实话，最终购买了其他小说的版权，我们不是一分钱也得不到吗？干脆，我们主动降价，要二十万，如果对方还不松口，咱们就再让，但最低不能低于十万。咱得有点骨气！”妻子说。

文山觉得妻子的话在理，就同意了。

双方经过讨价还价，这部小说的电视剧改编权最终以十一万元成交。

文山和妻子没有想到，一年后，三十九集的电视剧《落日滚烫》刚播出几集，就爆红，引发追剧热，一些记者还来采访文山。这让文山十分不适应，但也十分激动和兴奋。

随后，文山和妻子每天追剧时，却越来越不开心。

“这部剧大火，他们挣钱，可是才给咱们十一万，太少了！这不是压榨咱们的劳动成果吗？”妻子不满地嘟囔说。

其实，文山心里更难受，想起当年一个字一个字在电脑上敲打出这部作品，可谓字字含血、句句带泪，这点钱就卖了真是太亏太冤了。或许，这是他一生之中唯一一次可以挣大钱的机会，然而这个机会也过去了，无法反悔。

不过，这部电视剧的成功，也鼓起了文山继续写作的勇气和信心，他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成了真正的著名作家。随后，文山写的一些小说都顺利发表了。写作时和即将发表时，文山都十分自信地认为，这些作品非常棒，一定会引起文坛的关注甚至某部作品会产生很大影响甚至轰动。可是，遗憾的是，这些作品都像一颗颗石子落入大海里一样，无声无息。这让文山很是泄气。

后来，电视剧《落日滚烫》完全淡出人们的视野，文山的小说发表也越来越难。

不久，文坛上又一波新人涌现出来，将前两波涌现出来的不少“新人”都拍在了沙滩上。当年风云一时的“新人”如流云一样，不知飞散到哪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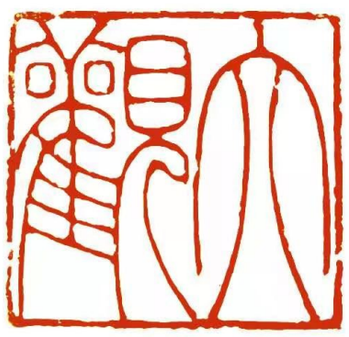
这时，文山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世间纷纷扰扰都已看清，是是非非也都已看开。他不再抱怨，不再奢望，不再患得患失，只随着自己的喜好去生活，去旅游，去交友，去写作……

一个夏天，文山和妻子去一个沿海城市旅游。傍晚，他们在海边散步，看乱云飞渡、浪花拍岸。忽然，文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孔岩，他去北京签约时见过他。

让文山大为意外的是，继电视剧《落日滚烫》之后，天空之眼影视公司接连投资的三部影视剧都折戟沉沙，公司破产，孔岩也失业了。他打算沉淀一段时间，再重新出发。

“文老师，因为上次合作，我看了您的不少小说，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其实挺喜欢的。将来，如果我有机会东山再起，一定会跟您再合作。”孔岩诚恳地说。

文山有些感动，握住孔岩的手，说：“谢谢兄弟！”又笑说，“再合作，我的作品可要提价了，呵呵。”

“我会努力争取，给您一个真正合理的价格……”

这时，海浪更大了，一波一波不断向岸边訇訇涌来，拍打着沙滩，激起一朵朵浪花……